

李眉詩集

李眉詩集

榮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中國人民出版社
重慶分社
重慶市
榮縣
榮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榮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榮縣文史資料選編 第七輯

纪念龙鸣剑烈士

吴玉章

锦江饯别发高音，
举座沉吟感慨深，
智借急流传警报，
愤归故里起民军，
出门拔剑誓除赵，
病榻遗言速灭清，
毕竟英雄人敬仰，
万千父老哭忠魂。

目 录

✓ 纪念龙鸣剑烈士·····	吴玉章 (1)
✓ 龙鸣剑其诗其人·····	本 会 (1)
✓ 辛亥革命的真正英雄·····	龚建林 (8)
✓ 雪眉诗集·····	龙鸣剑 (25)
浪游草自序·····	(25)
出门 (一首)·····	(26)
小憩回龙桥 (一首)·····	(27)
渝州赠别树哥 (二首)·····	(28)
寓中陪树哥小饮 (一首)·····	(29)
过蓑衣滩舟中寓目 (一首)·····	(29)
泊渝州赠别陈晓鹭、刘伯膏 (二首)·····	(30)
舟中杂咏 (八首)·····	(31)
奉呈吴爵五先生 (一首)·····	(33)
白头吟四章 (四首)·····	(33)
过丰都山作歌以示同舟 (一首)·····	(35)
过渝州记事寄陈晓鹭 (一首)·····	(36)
万州旅邸感怀奉呈滇南 (一首)·····	(37)
寓中读史 (一首)·····	(37)
夜坐戏题寄文策安 (一首)·····	(38)
泊云阳寄怀方后卿、李金门 (一首)·····	(38)
过白帝城吊刘先生 (一首)·····	(38)

过香溪(四首).....	(39)
过三峡(一首).....	(40)
寄内子(二首).....	(42)
寄赠范君渐逵(一首).....	(42)
四月十二日出京宿天津,夜深对月独酌,已熏然入 醉矣。忽忆来朝将断发,感而有作(一首).....	(43)
断发自嘲(一首).....	(44)
枕上口占(一首).....	(45)
怀古四章(四首).....	(45)
题四川杂志(四首).....	(49)
送金沙西渡口占(一首).....	(51)
夜梦到滇,醒后辗转不成寐、枕上口占(二首).....	(52)
九月一日航行太平洋遇澹云(四首).....	(53)
九月十五日甲沪上南航至香港(八首).....	(54)
舟过僑耳怀东坡先生(一首).....	(58)
红河舟中作家书寄老弟(一首).....	(58)
宝胜旅邸致许先生(一首).....	(59)
九月廿三日过马蝗田(一首).....	(60)
蒙镇署中呈刘军门(一首).....	(60)
临安道中夜行,宿骡罗孔姓家(五首).....	(61)
闻鸡(一首).....	(62)
由斐脚乘小舟赴元江(一首).....	(62)
夜宿溪上山洞(二首).....	(63)
洞中自嘲(一首).....	(63)
舟抵元江问城主(一首).....	(64)
旅邸感怀寄丛桂山樵(一首).....	(64)

山行（一首）	（65）
滇南道中（一首）	（65）
思茅署中呈伯父（二首）	（66）
送赞哥赴镇边差次（一首）	（67）
赠游卧云女士（一首）	（68）
谢卧云画石（一首）	（69）
抄卧云诗稿书此赠之（一首）	（69）
葬发（一首）	（69）
旅邸题壁（一首）	（70）
秋夜排闷杂诗（二首）	（71）
题尽画（一首）	（72）
题诘达摩（二首）	（73）
发难前书（一首）	（74）
哭秦载赓（二首）	（74）
祷鄂兵（一首）	（75）
绝命诗（一首）	（76）
最后家书	（76）
致同志诸公书	（77）

龙鸣剑其诗其人

——读龙鸣剑诗稿《雪眉诗集》

提起龙鸣剑，老一辈的四川父老，大多知道他是一位老同盟会员，并为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独立英勇奋斗、出生入死，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可是，据多方证实，和他留下的一本《雪眉诗集》，他确是一位能文能武，诗文兼备，并有着独特风格的诗人，却鲜为人知。迄今已过去近八十年了，翻阅旧稿，诵读数遍，再看他的革命事略，真是诗如其人，铮铮然乃英雄诗篇，在辛亥革命光辉的历史册页上，记载了他的史实。但在近代文学史上，亦应不愧有他的名字。

龙鸣剑，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别号雪眉，四川荣县人，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本县五宝镇。幼年就读于本乡私塾，他勤奋好学，肯动脑筋，“每授一业，必穷其底蕴”。因此塾师常夸奖他。后去乐山读书，十九岁时举前清秀才。一九〇五年夏，离家去成都，考入成都优级师范学堂，开始接触到当时的一些政治学说，对清王朝的丧权辱国，四川又连年遭灾，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加之他热受文学，对诗词特别酷爱，从此开始拿起笔来，抒发内心的感情。综观他全部《雪眉诗集》，计五十七篇，共九十九首，真是如号角响鼓，音调优美，既有肉有骨，又有理有情。其

诗格律独创，有长有短，韵兴合宜，使人读之，倍觉心旷神怡，精神为之振奋。

龙鸣剑所著诗甚多，由于多数时间走南闯北，散失尚多，现仅存自编的《雪眉诗集》由其亲属肖淑芸提供（原件存县文管所）。龙鸣剑离开我们已七十六个年头了，今诵其诗，如见其人。年青的革命英雄，虽然仅在世三十四个春秋，可是他的精神不死，他的诗作更是流传后世，永垂不朽。

一九〇五年，当他去成都优级师范学堂就读时，由于不满清王朝的腐败，他四处活动，组织学生揭露学堂当局所施与学生的奴化教育。学堂教务长被他斥责得理屈词穷，不久，学堂便以无理闹事的罪名把龙鸣剑开除，但他毫无畏惧，不甘受辱，愤然离开学堂，奔走四方。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不少的鼓舞人们的诗篇，他的《舟中杂咏》就是在这种激情下写下的。“岑袁当世推名督，用舍于今付郭开，我更何心事吟咏，愿提宝剑上燕台”，表达了自己投笔从戎参加反清斗争的信心和决心。又如在诗中写道：“虎威端在假狐威，胥吏因缘蠹役肥。赔款大家分润好，向来成例莫轻违。”揭露当时清政府的黑暗与腐败。他在《寓中读史》中更明显地吟道：“一编青史太陈陈，如愿而偿有几人？诸葛勋名归淡泊，汾阳福泽足精神。长缨未必牵降虏，利剑何尝斩佞臣。多少英雄多少恨，只将麟笔写成仁。”叙述了自胸中之志，发泄了自己不成功则成仁的愿望。龙鸣剑就是在这样的战斗生活中，伴随诗歌度过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雪眉诗集》中，有不少这样的咏律合谐，气势铿锵的诗句。其诗其人，如果他还健在，其诗其迹，肯定是不同凡响。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在镇南关（友谊关）起义失败后，转而准备在云南边境起义。当时在日本的龙鸣剑，和在日的川籍同盟会员王仲思，秦彝鼎等人，即派往云南发动革命，行前，川籍会员在东京锦江春饭店设午宴为他们饯行。席间，大家纵谈国事，开怀畅饮，当酒酣耳热，情绪渐趋激昂的时候，龙鸣剑忽然引吭高歌，“大海波浪阔，愿借蛟龙游。浊世有批张，誓扫付君仇。……”其声悲壮，感人心弦。满座为之动容，感慨不已。回国后，上句续写成《出门》的五言长诗，有“我生岂不幸，忽作万里游。出门风浩然，入耳声飕飕。”等凡四十四长句。在东京时，吴玉章创办《四川》杂志，它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旨，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被誉为西南“半壁警钟。”他在一组《题〈四川〉杂志》的诗中写道：“于今形势转苍黄，弱肉无如食者强，西域版图供餍虎，东邻舆图走降王。只凭沃野雄天府，那识巴黎化战场。为问故园诸父老，梦醒应已熟黄粱。”又“自哀犹待后人哀，愁对乡关话劫灰。鹃血无声啼日落，梅花有信报春回。潇潇风雨思君子，莽莽乾坤起霸才。尚有汉家陵庙在，蜀山休被五丁开”。从此与革命志士结下深厚情谊，为反清扶华，共赴国难，奋斗终身，结下同盟心情。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家乡父老觉醒的期待。

一九〇八年夏，他奉命回国，他有文才，但不愿作一个“读书佣”的困龙，凭借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和革命志士一道，在中国这大海般壮润的舞台上纵横驰骋，演出了一幕幕悲壮的话剧。

他首先乘海轮绕道南洋，经越南入云南，奔波于滇南的

崎岖小路上，露宿在山边的溪洞中，日日以夹杂着沙砾的粗劣饭食充饥，他以诗述志，他在《寓中陪树哥小饮》中吟道，“因龙处杯水，安能兴雨云。终须归大海，无气函斯文。”并曾手书“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等诗句以自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川滇奔波中，写下了不少的诗篇。其中《山行》一诗，更为突出：“曲曲盘山路，疲骡力已穷。孤峰掌落日，空谷啸悲风。老棘经霜绿，蛮花破雾红。恨无名手笔，写我画图中。”又《滇南道中》是这样描述的，“蜀山万叠未容归，日日滇山送落晖。竺影鞭丝寻古道，尘痕洒渍满征衣。飞鸿绝望书难寄，瘦马难骑草不肥。食宿半于崖上下，野人相异只几希”。另外，如《思茅署中呈伯父》、《洞中自嘲》、《夜宿溪上山洞》等诗，均是绝作。“暂把此身还大地，平心转觉此身轻”，曾为乡人传诵。

一九〇九年，他离开云南返回四川，在成都创办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他以此为掩护，积极从事革命活动。这所学堂，实际上成了当时同盟会的一个秘密机关，成了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聚会的重要据点。他很注意团结同仁，凡认为是有才之士，“皆推诚倚为左右手。”他联络川西南哥老会领袖秦载赓、张达三、罗子舟等人参加同盟会，扩大了群众基础，促进了反清革命。在他的《雪眉诗集》中，就有十四篇计十九首是为亲人和革命战友而写的，其情谊深厚、莫可如是。在早期的《渝州赠别树哥》中，是这样写的，“浮生何地问林塘，相约回龙未可忘。愧我出山成小草，祝君到处荫甘棠。”又“云间雁影各分张，草草中原上下荒。万里神州争历数，几时长亨赋还乡。春江花月人如醉，南部烟云酒亦

香。醉里肉生闲不得，乱流击楫意苍茫。”又在《泊渝州赠别陈晓鹭、刘伯膏》一诗中写道：“萍水相逢两寓公，兰言臭味本来同。万重山近迎仙侣，百尺楼高拜下风”。最后，他在听到战友秦载赓牺牲时，百般悲恸，立即吟诗数首以志哀悼，在《哭秦载赓》一诗中，他这样写道：“哭向秦庭惨不春，滔滔兵败更何人？尚余浩劫残灰在，飞到荣山旭水滨”。“书生无策只筹兵，子弟俱然杀父兄，等是川民一分子，可怜众志不成城”。对同志之情，可见一斑。他在离开妻子远行之际，也赋诗互勉：“寥落孤舟逐水流，书生无策觅封侯，怜卿枕上刀环梦，化作天涯一段愁。”又“苦恨年年耐远行，征衣收拾总劳卿，记曾夜静庭阶下，别后相看说月明”。

龙鸣剑一生坎坷，志力于革命，劳累奔波，身体日渐虚弱，随时咳嗽，对这些他却全然不顾，他是一个战略家，又是一个活动家，是一个革命者，又是一个感情丰富的诗人。他以满腔的豪情，写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死观。他在《题诸达摩》一诗中写道：“惟死可言生，偷生不若死，死生虽忘怀，吾心有如水”。他希望能“化为铁长剑，光芒出空穴。化为血喷天，如洒隆冬雪。涤荡乾坤斩妖孽，冲冠奇气无生灭”！这是何等宏伟的气概，何等壮烈的生死观。为了实现其理想，为了完成反清大业，生死何所惧：“转眼到北丘相见，黄泉黄，何须怨离别？一拨千钧都渺茫。”对他一身来说，真可算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龙鸣剑一生做诗颇多，惜大多散失，现存的《雪眉诗集》，乃是精华中之精英，是他一生的代表之作，也是他仅存的遗作。他的诗风正如他一生的作风那样，干净利落，音韵

铿锵，既继承了我国古代的优秀传统，模拟古而不泥于古，其诗其人，以诗述志，别具风格，继古承今，歌韵流畅。由五言七言进而长短歌行与七律，大都气韵过人，一气呵成，真似神思飘逸，豪迈出奇，想落天外，曲直横生，文字秀丽通俗，兴比适宜，读之令人兴奋至极，诸如：“绿窗人静月西斜，不照离人照落花。”“锻翮摇摇飞客艘，滩声澎湃浪花撞。舟如落雁栖荒渚，山似奔涛走大江。”“且看百花潭上月，清辉照遍古梁州”。“渺无甲子纪春秋，山上人家水上楼。何处桃源寻不得，扁舟拟向画中游”。真是山山水水，山高水长，风花水月，无不歌唱。诗人心底，对祖国山河，无不喜欢和歌唱。其诗中用词，不少绝作，到今读之，亦系难得之作。如：“鹃血无声啼日落，梅花有信报春回”。句中之啼日落之啼字，报春回中之报字，“岭南杀气吞边月，翼北空群惜楚材”句中吞边月中之吞字，惜楚材中之惜字；又“谁怜宋玉飘零惯，乱嚼梅花唱九歌”句中之飘零惯和乱嚼梅花中之嚼字。又“孤峰撑落日，空谷啸悲风。”句中撑落日之撑字，啸悲风之啸字，均是属画龙点睛之作，一字之用，遥想古人闭门踱步推敲数月之作，与之相较，亦有过之而无不不及也。在述志方面，其比兴思维，亦有佳作，如在《雪眉诗集》中《思茅署中呈伯父》中第二首写道：“常鳞未许变蛟龙，风卷愁云亿万重。楚水燕山留雪印，东甌南越寄萍踪。诗怀悲愤思焚稿，壮志销沉欲赁春。岂有须眉无血性，到头甘作读书佣”。

龙鸣剑短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一本薄薄的诗集，我们作为家乡的后生，愿将这本诗集，推荐给我们时代的爱好者，特别是青年人，但愿他们从中吸取作者的精英，使之精神振

奋，面向四化远景所奋身前进，那就好了。

中国人民政协商会议四川省荣县委员会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

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

——记龙鸣剑烈士

龚建林

我国近代民主革命烈士龙鸣剑，原名骨珊，字顾三（顾山），别号雪眉，四川荣县人，一八七七年五月十四日生于本县五宝镇，同盟会员。他是四川保路运动和荣县独立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从青年时代起，鸣剑就投身于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为之英勇奋斗，殚精竭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一九一二年三月，当时的蜀军政府追认他为四川死义烈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对鸣剑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①”。

愤然退学

龙鸣剑之父龙章，又名得江，在荣县五宝镇经营油房生意。鸣剑九岁丧父，尔后家务即由其母丁氏主持。丁氏持家勤俭，教子甚严。鸣剑的四伯龙沛然为人正直，后官至知府，是鸣剑入学读书的资助人，对鸣剑影响较深。鸣剑幼年就读于本乡私塾，他学习勤奋，肯动脑筋，“每授一业，必穷究其底蕴”，因此，塾师常夸奖他。后游学嘉定（乐山），

十九岁时举前清秀才。一九〇五年夏，鸣剑离家去成都，考入成都优级师范学堂，并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在省府成都，鸣剑面对的是“丞相祠前云气阁，子扬井底血痕多②”的黑暗现实。清王朝的丧权辱国，四川的连年灾荒，百姓的愚昧懦弱，都给他以强烈的刺激。可在优级师范学堂里，教的仍是忠君守孝，学生如“奴子畜之”，只能循规蹈矩，不得越雷池一步。对此，思想日趋激进的鸣剑深感失望。他本是个性情刚毅的人，碰到什么不合理的事，其愤懑不平之情，往往从言辞脸色上显露出来，不能抑制。他不愿长此怏怏眈眈，尾附于双瞳如豆，一叶迷山之小儿。”于是四处游说，并代表同学面见教务长，揭露学堂当局所实行的奴化教育。教务长理屈词穷，竟以势压人。在学堂当局的威胁面前，鸣剑毫无畏惧，依然侃侃指斥，不肯让步。

这次学潮轰动了蓉城，不久学堂当局便将鸣剑斥退。“我更何心事吟咏，愿提宝剑上燕台。③”鸣剑不甘受辱，愤然离开学堂，为表示向顽固势力挑战的决心，他索性把发辫也剪掉了。

从北京到东京

一九〇七年春，鸣剑在四伯的支持下，离开故乡，经重庆、越三峡去北京考察政情。当船行至湖北秭归香溪时，一个姓屈的船夫对鸣剑讲，三闾大夫确实出生在此地，而且是他的始祖，请求鸣剑写点东西给他。鸣剑为其情所动，特作组诗四首赠之。中有一首尤脍炙人口，表达了他仰慕屈子，

愿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其诗曰：“浩气英风死不磨，古祠遗像照沧波。史公椽笔分明在，千载光争日月多。^①”

在北京，他对清王朝的腐败深有感触，以为京都就象“高墙丰上激下，水潦一至，倾败随之^②。”当时，恰逢官费留学生赴日。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浩然有东游之志。经四伯及其他朋友的帮助，鸣剑被送到日本东京留学。

首揭奸谋

到日本东京后，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鸣剑废寝忘食，认真研读政治法律学说，革命信念与日俱增。渐渐，他觉得日本这所谓的“天国”、“神山”也不尽如人意，于是有“漫道神山多妙药，而今已抱采薪忧”之叹。通过比较鉴别，他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之不可遏也^③”，常愤慨地说：“吾国不革命，不可与新命！^④”不久，鸣剑由但懋辛主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我亦支那小分子，横流砥柱要当中^⑤。”从此，鸣剑便积极投身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

一九〇七年夏，同盟会东京本部发生纷争，会员刘师培为清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竟借机诬陷孙中山，联络一些人排斥孙，妄图改组同盟会东京本部，进而夺取干事职权。鸣剑察觉后，怒不可遏，首先站出来揭露刘的险恶用心，指出：“大行不顾细检，此本奸谋，且夕当暴露。孙君非区区金钱渝其志者，且内地只知孙文，如若言，其谁不解体^⑥！”他大声疾呼“转大法轮须腕力，公真健者莫疑

猜。”从而维护了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领袖地位，对鸣剑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正直与果敢，东京的同盟会员无不深表敬佩。

锦江春之宴

孙中山和黄兴在镇南关（友谊关）起义失败后，转而准备在云南边境举行起义，在日本的川籍同盟会员王仰思、秦彝鼎等人，即被派往云南发动革命。

行前，川籍会员在东京锦江春饭店为他们设宴饯行。席间，大家纵谈国事，开怀畅饮。当酒酣耳热、情绪渐趋激昂时，鸣剑忽起而引吭高歌，其声悲壮，撼人心弦，满座为之动容。后来，王仰思致函吴玉章，特别言及“锦江春之宴，大有‘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振’之概，毕生难忘⑩。”

激扬文字

一九〇七年来，吴玉章在日本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它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为宗旨，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被誉为“西南半壁警钟。”

鸣剑积极赞助并常为《四川》杂志撰稿，对民众进行宣传鼓动。他在一组《题〈四川〉杂志》的诗中谈道，当时“人皆以成都为巴黎，又指二十世纪战争之中心点”，便禁不住热血奔涌，借以明报国之志。鸣剑向人们大声呼唤道：“于今形势转苍黄，弱肉无如食者强。西域版图供饕虎，东邻舆棧走降王。只凭沃野雄天府，那识‘巴黎’化战场！为问

故国诸父老，梦酣应已熟黄粱？”“自哀犹待后人哀，愁对乡关话劫灰。鹃血无声啼日落，梅花有信报春回，潇潇风雨思君子，莽莽乾坤起霸才。尚有汉家陵庙在，蜀山休被五丁开⑥”。这二首律诗大气磅礴，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列强侵华的愤慨和对家乡父老觉醒的期待，对四川形势的关注和对革命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渴望。

他写的《党祸论》一文，洋洋有六七千言，揭露了清廷屡兴党狱、残害革命志士的罪行。有人批评他的文字过于激越，鸣剑坦然答道：“吾自尽吾论著之责尔⑦。”结果，《四川》杂志被封禁。

从云南到成都

“困龙处杯水，安能兴雨云。终须归大海，元气涵斯文⑧”。一九〇八年夏，鸣剑奉命回国。他，一条不甘作“读书佣”的困龙，凭借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一旦解脱，便和战友们一道，在中国这大海般壮阔的舞台上，纵横驰骋，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他先乘海轮绕道南洋，经越南入云南。由于龙沛然署理过昭通府，有善政，得当地民众欢心，便给鸣剑在这一带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归国途中，鸣剑就曾手书“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⑨”等诗句以自勉。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云南从事革命工作期间，他常与战友商榷同盟会事，曾奔波于滇南的崎岖小路上，露宿在山边溪洞中，日日以夹杂着沙砾的粗劣饭食充饥。其困苦艰难如此，鸣剑却毫不在意，自以为中有足乐。“曲曲盘山路，疲